

非标回表谋划“路线图”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过去几年,由于利润较高,银行非标业务迅速扩张。在当前监管要求下,据业内估算,面临回表压力的非标规模约达十万亿元级。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及多位专家表示,中小银行面临的非标回表压力主要来自存款规模及资本充足率方面的限制。监管人士日前表示,非标转标规则正在制定中。未来非标资产及标准资产的定义将进一步明确。为支持实体经济,非标转标规则可能会制定相关条款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同时可能规定限制资金投放的行业。



制图/韩景丰

规避监管形成庞大规模

近年来银行非标业务迅速“膨胀”。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杨荣称,非标产品绕过银行或债券审批管理部门,通过某个非标准化的载体将投融资双方衔接起来。

杨荣介绍,在资管新规发布之前,表外非标资产在“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明股实债”“应收账款、承兑汇票等其他资产”等方面迅速扩张,银行同业业务之下也隐藏了大量非

标资产。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由于非标资产利润较高,同时有利于规避资本充足率、信贷额度等方面考核,银行乐意扩展非标业务。

同时,从融资结构看,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赵亚蕊表示,长期以来,国内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由于银行面临资本充足率

等监管考核及自身风险管控等要求而难以充分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因此,一些信用资质相对较差,无法通过银行信贷、债券等形式融资的企业会通过非标满足融资需求。

“对于投资者来说,非标的收益高、形式灵活,可以规避各种监管指标,达到套利目的。”赵亚蕊强调,尤其是随着近两年金融创新居多,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旺盛,非标业务发展迅猛。

过渡期中小银行压力大

“因政策监管,银行资金池业务受到影响,且银行近九成非标资产均需回表,银行资产规模随之受压。”杨荣称。

资管新规下,增量非标资产会受到限制,而对于存量非标准化债权资产,除非存在期限错配,否则要在2020年底前逐步回表。

华东地区某上市股份银行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自2017年监管部门治理乱象以来,该行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所有非标创新都已暂停,总行的政策也不再支持。所谓非标创新,即“伪投行”,也就是明股实债,属债务借助通道的一种“创新”。对于监管要求的非标回表,上述股份行人士称,总行层面压力更大,对于分行来说,这一块业务不能再开展,利润受到影响。因为非标资产的收益率比传统授信高得

多,而现在只能多做存贷、标准化投行等传统业务。

潘向东说:“股份行等中小银行能否达到合规要求,压力主要来自存款规模及资本充足率限制。中小银行相比大型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存在劣势,如果吸收不到足够存款,放贷就会受限,非标回表内就比较困难。中小银行实力比较弱,资本欠缺是另一个满足合规要求的重要压力。另外,由于中小银行负债成本较高,在非标准化受限情况下,投资何种资产既能保障利润又合规,也是中小银行面临的压力。”

与此同时,刚性兑付、资产端转型及组织运作子公司化也是中小型银行过渡期可能会面临的压力。具体来看,赵亚蕊认为,一是负债端打破刚性兑付,银行要进一步提高净值化产品管理能

力;二是资产端向标准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有哪些标准化产品进行对接,对银行业务经营及资本等各项监管指标可能会带来一定压力;三是组织运作子公司化,对于尚无相关经验的银行金融机构,这方面挑战较大。

在兴业研究分析师孔祥看来,表内监管过严也是非标回表障碍之一。“开展非标投资本质上是因为贷款投不出去。银行其实也不想要很复杂的嵌套结构,对一些明显高收益但又投不出去的行业,只能通过非标,但如果回表则又要受到这方面的信贷约束。”孔祥说,很多农商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比较传统,非标回表压力不大。但部分城商行,比如一些东北地区的银行和民营股东占比较高的银行,此前做法较为激进。

非标转标规则制定进行时

“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到2020年年底,将有70%的非标资产会自然到期,30%超过过渡期。”招商银行副行长兼董秘王良坦言,重点是如何处理超过过渡期的资产。招行的措施包括:促使部分有还款实力的企业提前还款;对非标资产实现非标转标,以新方式承接;长期项目方面,与保险资金这类长期限资金合作,共同消化。

“未来不排除金融监管部门会出台一些文件,允许满足一定考核要求的整体风险较低的银行继续持有一定量非标资产。”潘向东认为,对于融资主体不是地方融资平台及房地产企业等高风险企业的非标资产,或许会允许保留一定规模。商业银行可能会通过证券化等方式将非标资产出售给其他具有投资权限的金融机构。

在孔祥看来,在过渡期内不能回表的非标资产有两种处置方式:一是非标转标,通过ABS、

ABN等可以挂牌和交易的标准化工具,但前提是对标准化金融资产的定义能适当放宽;二是非标转贷,障碍在于贷款投放受到很多约束,比如行业集中度、白名单等。理论上非标回表可通过这两种方式实现,但都需要监管放松,否则相当于给融资成本比较高的企业抽贷,有可能造成信用风险。

就中小银行而言,孔祥表示,一是减少对这块资产的投放,换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符合监管意向的资产负债结构,比如少做非标,回归存贷。二是对非标投资做一些调整,比如找到一些更长久的资金,发两年、三年的债、表外理财,去匹配这些资产。这种情况是合规的,但是比较困难。三是通过直接融资工具,此时银行是一个综合金融的服务商,通过直接融资工具,比如发信用债等来解决融资问题,但这对中小银行来说难度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

局长陶玲日前透露,非标转标的规则在制定中。

对于非标转标的细则,潘向东认为,目前非标并没有详细、标准的定义,非标转标规则或明确非标资产及标准资产的定义。另外,对非标转标的方式及过程将进行详细规定,如对资产证券化、交易所挂牌转让、银登中心登记等进行细节上的规定。为支持实体经济,改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题,非标转标规则可能会制定相关条款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同时可能规定限制资金投放的行业。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是主要的非标融资方,银行此前非标业务迅速膨胀与这两个融资主体传统信贷融资受限有关。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李虹看来,非标转标的规则或对估值方法进行明确。

此外,赵亚蕊强调,为支持非标顺利回表内,对于MPA考核中资本占用的相关参数可能会有所放宽,毕竟转标要占用资本。

记者手记

监管不能“一刀切”

□本报记者 彭扬 王凯文

随着资管新规细则及理财新规征求意见稿出台,对部分非标业务监管已有所放松,但对于多层嵌套、存在潜在风险的业务与房地产等行业仍然有着严格约束。未来监管必然继续本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因此对非标类业务应该会区别监管。

今年以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呈整体下降趋势。在社融中,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及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都属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范围。

监管人士此前强调,目前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滑,主要与各方面加强监管、去杠杆政策效应逐步发挥有关,比较突出体现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方面。

具体来看,自2017年启动金融去杠杆政策,无论流动性、M2增速如何收缩,社融增速均大于12%,这之间存在明显背离,根本原因在于非标规模的扩张。海通证券研究院统计,2017年新增社融中非标资产占比为16%,而在2016年这一比重仅为6%。由此观之,今年以来非标的收缩对社融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金融严监管常态下,未来非标业务大概率将继续收缩。业内人士预

计,今年整体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可能相较去年有所走低。

据长江证券研究所宏观部测算,去杠杆持续推进下,考虑到下半年信托贷款到期规模或在1万亿元左右,委托贷款面临调整的规模或在1-1.5万亿元,非标融资或继续收缩,进而拖累总体融资规模,社融仍有下行压力。中性情景下,预计2018年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在9%左右。

机构人士认为,监管层严格约束非标业务的目的在于防止多层嵌套,从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同时,有部分非标业务进入实体经济,为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对非标业务的监管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资管新规细则、理财新规征求意见稿正是体现了这一原则,对缓解社会融资规模下降将起到一定作用。”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赵亚蕊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资管新规细则明确,公募资产管理产品除主要投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上市交易的股票外,还可以适当投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缓和社融融资规模增速下降过快以及金融市场压力都将起到明显作用,既增加了社会融资渠道,对流动性也会带来相应改善。

非标业务趋向规范 信托业亟待转型

□本报记者 王凯文

通道业务是银行信贷资产打包变形为非标资产过程中,承担特殊目的机构(SPV)角色的过渡性环节。长期以来,信托公司成为这个环节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去年以来,随着一系列金融治乱象、去杠杆措施的出台,通道业务明显收缩。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信托业内人士获悉,部分信托公司的通道业务有所松绑。专家表示,包括信托贷款在内的非标通道业务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当前各方力促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背景下,通道业务适当放松也可理解。尽管如此,信托机构应加快回归资产管理本质,结合自身优势,与其他金融机构差异化、多元化发展,探索自主管理路径。

通道业务回暖存不确定性

通道业务是在信贷资产打包变形为非标资产过程中,承担SPV角色的过渡性环节,可以是信托计划、证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专项资管计划等各种形式。其作用是不承担资产的实质风险,只是将资产包装成一种商业银行可以投资的产品。

在监管政策收紧之后,今年上半年通道业务急剧收缩。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截至7月,信托计划总计发行1211亿元,而去年同期为2269亿元,发行量剧烈下跌。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通道业务有所松绑。一位就职于信托龙头企业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确认了这一消息:“确实收到指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可以适度开展一些通道业务。”

上述业界人士表示,由于监管是否彻底放松仍不明朗,即使可以开展通道业务,其规模也不会很大。同时,由于通道业务收入较低,该业务的收缩不会对信托公司收入造成明显影响。

财富证券分析师马林指出,通道业务受限对信托行业总资产规模造成较大影响,而对信托行业营收和利润

的影响有限。从体量上看,通道业务在总资产规模中的占比近一半,通道业务受限制,信托行业总资产规模下降符合逻辑。限制通道业务对营业收入影响并不重,2017年末,单一资金信托产品余额约为12万亿元,若以行业平均万分之一的收费标准计量,通道业务年贡献营业收入120亿元,占行业营业收入10%左右,其影响并不大。

转型待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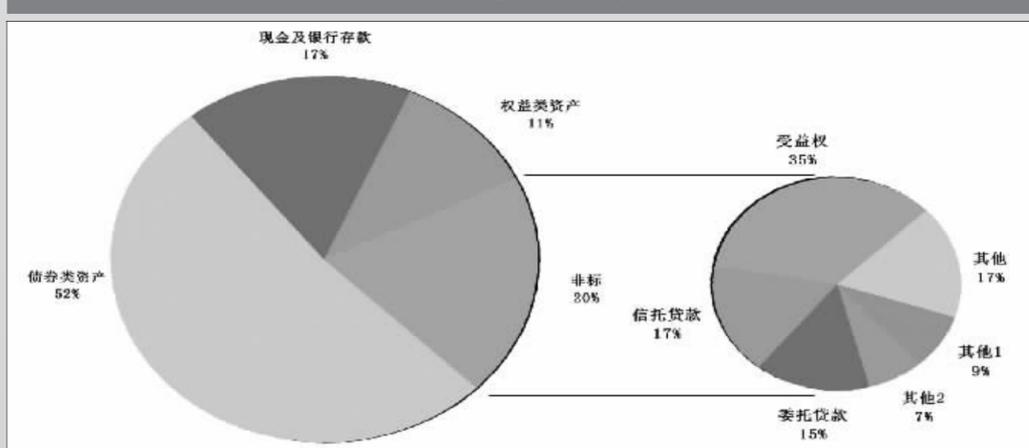
过去,依托“通道”“刚兑”两大制度红利,信托公司依靠传统业务就可以赚取了丰厚的融资利差收益和服务收益,对于新业务模式的开拓积极性并不强,转型的需求并不迫切。随着通道业务收缩,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正加速探索转型之路。中国信登数据显示,上半年以来,信托公司主动管理类信托产品占比基本逐月增加。

国投泰康信托研究发展部研究员刘书真表示,主动控制通道业务规模,对信托公司经营和行业发展是好事。通道业务报酬率较低,占用资源较多,规模迅速攀升的同时,并未带来信托业务收入的大幅上升。通道业务规模不断降低的情况下,信托公司发力主动管理业务,信托业务收入不仅未出现下跌,反而出现结构优化、盈利改善的可喜变化。

华宝证券分析师王震表示,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同业相比较,信托行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基于信托的天然禀赋,可以实现风险隔离和事务管理功能;二是信托业具有跨市场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优势。未来,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最大限度结合信托业自身的制度优势和行业优势,回归信托本源,不断提升主动管理能力是信托行业转型的大方向。

山西证券分析师刘丽指出,当前信托转型势头良好,通道规模收缩,随着资管新规细则落地,预计未来资产规模继续下降。行业收入及利润增速提升,但综合报酬率继续下降,随着业务结构调整,转型主动管理,预计行业报酬率会逐步提升。

理财投资非标资产结构图



数据来源:wind,招商证券固收研究 制表:彭扬 欧阳剑环